

荣耀和创伤激发的诗情书写

包明德

《蒙古密码》这部历史文化长篇散文的作者——特·宣布扎布,怀着一种民族与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倾听祖先从远古走来的脚步声,对蒙古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还原本色、艺术性地思索、追问与描画。作品鲜明地展示出蒙古民族的人文图谱、演进逻辑和前进的起点。这是一部充盈历史精神的散文,又是一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历史。

蒙古族的族源、历史,成吉思汗的伟业,蒙古帝王陵墓等,是世界性的话题,也是迷雾重重的难题。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同时在选材和提炼上,又是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挑战。《蒙古密码》的作者在选材上是非常严谨和精当的。他所依照的材料几乎都是经典性的文本,如《蒙古秘史》《蒙古民族通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元王朝征战录》《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圣武亲征录》和《元史》等。即使对于这些经典性的文本,作者也是以历史唯物论和人类学的科学态度,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给予了精细地鉴别和诠释。

图腾崇拜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有的原始崇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有的作品用“苍狼”和“白鹿”演绎蒙古民族的某种性格特征是无厚非的。但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维度来看,有的学者把“苍狼”和“白鹿”这对动物冠以“图腾”的帽子,硬扣在蒙古民族的头上,甚而把这说成是民族的来源,这样的推演既不科学也缺乏美感,更不符合蒙古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品格,甚而渗透着明显肤浅的偏谬。作者在《蒙古密码》里综合比照了各种史料和传说,认定“孛儿帖赤那”与“豁埃乌阑勒”是一对人间男女,是以动物命名的人,而不是创造族人的动物。这不仅让“逝去的祖先不再被误读困扰,但愿他们在岁月深处的长梦永远平静安详”,也使得当今的天宇和心灵,荡除了千古的尘埃,显露出澄澈鲜亮的本色。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变革与创新。这期间,文学逐渐恢复了自由、审美和担当的主体精神。这在历史题材的书写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蒙古密码》的作者在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中,以自己的知识学养和丰富想象,构建了文学化的蒙古族精神心灵史,描绘出一条发源、兴旺、发展和壮大的路线图。他所选取的事例,都带有路标性的意义,都是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节点、重点和拐点。在成吉思汗之前,重点描写了阿阑豁阿这位圣母以及合不勒汗、俺巴孩汗和忽图刺三位大首领。作者通过想象和逻辑,推断出孛儿帖赤那的第11代儿媳阿阑豁阿即为最靠近、最清晰的蒙古民族圣母。

历史,从来都充盈着当代意识的浓郁色彩。书写历史是为了发现当代的前景和现实。而历史的文学书写,居首位的是文学。面对民族历史的追问,对伦理的反思,才可显示出思想的光芒。《蒙古密码》没有停滞在狭隘和庸常的泥潭里,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摆脱了思维的惯性,坦率地对传统中的缺失和偏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如对仇恨和战乱,作者写道:“输歌合西征,实际上是愚忠。没有必要再去拓展愤怒而仇恨的征战之路,实际上是伤蒙古族元气的大缺口,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不幸。”正是这种自豪感和伤痛感,激发了作者的创作诗情,激活了作品的灵魂。另外,《蒙古密码》赞扬了俺巴孩汗亲自送女儿嫁给塔塔儿人,以重修和睦友好的举动,同时,也肯定了汉朝与匈奴、唐朝与吐蕃的和亲做法。这应该说是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国家情怀的。

经验。比如,它写母牛生产,“母牛临产前几天,尾巴根底下产道口会垂出一个明亮亮的水泡,水泡一天天长,等到鸡蛋那么大时小犊儿就要生了”。比如,作为一个猎人如何发现旱獭,小说中写旱獭油大,热量高,它们虽藏在一米深的地下,却使得雪地中有一片雪融化。这些都使我们领略到草原的生存智慧,而且让我们也沉浸于草原古老文明的文化传承之中。

在这7部作品中,我最为看重的,仍是《巴尔虎情感》。这部小说深情地表现了一个叫斯布勒的老人临终前所做的几件事:教会孙子打旱獭,除掉了罕山顶上的一只母狼,做了一张新毡子,做了一副蒙古族的传统象棋,扎了一顶新蒙古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那只他未逮住的公狼来找他复仇,因老弱无力进窝,只蹲伏在老人的门口。而同样垂暮而病危的老人走过去,心甘情愿地满足这个也垂暮病危的老狼的最后一个心愿——让它咬自己一口。小说细腻地写,耐心地讲述,没有任何夸饰的成分,但是这种平静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该怎样看待仇恨,作者有颇为精彩的发挥。他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最不该播种的是仇恨,最不该放大的也是仇恨,最不该追恨不止的还是仇恨!仇恨是一堆血光之火,它的燃烧必将导致热血生命的不断毁灭。然而,曾经的王者们似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任意地制造和放大了很多仇恨,不仅使生命付出了几多代价,而且在一些地方遗留下了纠缠至今的纷争之根,使人类美好的愿望遭受一次次次的尴尬和无奈。”

最后,我想就作者反复强调的“生存圈”与“无障碍对接”问题谈点看法。作者说:“历史上的北方狩猎游牧人为什么一有足够的力量就要无一例外地越过长城向南发展?为什么一有足够的力量就要无一例外地谋求或完成与中原农耕大地的无障碍对接?”在作者看来,因有富饶的物产和丰足的生存资源,每个生存圈的中心区域都会成为人们竞相挤进或争取无障碍对接的永恒目标。“于是,挤入中原,与中原大地进行无障碍对接的需求就成了我们东方各民族版图认同的心灵指向。就在这心灵指向的一次次对接中,一个伟大国家的版图就连接形成了。这就是我们依偎而生的伟大母亲——中国!”这样的解读,突出了爱国主义,但是否符合历史上民族纷争的深层原因,是否用“无障碍”掩盖了某种无法跨越的障碍呢?历史上民族间征战不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赏心悦目的大历史解读

雷 达

研究,特·宣布扎布给出的答案是:勃尔赤帖那和他的妻子豁埃乌阑勒是成吉思汗22代远祖,是蒙古乞颜部落的头人。他们以动物之称取名,约生活在公元8世纪中叶。这个答案是特·宣布扎布给出的,但又并非他个人的随意解读。由于作者此前翻译过蒙古典籍《蒙古秘史》,这就为后来写作《蒙古密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蒙古密码》虽然采用了大众化的、更为人情化、通俗化的叙述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没有深度。事实上,这部在语感和态度上亲近读者的著作,不乏具有历史高度的、整体性的深入思考。比如它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无疑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那些发挥推力作用的因素中,有些因素是软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而有些因素则像那执掌枯荣的季节气候,带有绝对的根本性和关键性。”所以,“在蛮荒年代的历史框架下,观察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首先关注的应该是这个民族与大地自然的相互关系和这一关系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要观察这

个民族繁衍发展的生存形式。”《蒙古密码》就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了古代蒙古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这一关系的变化解读了其生存形态的变迁和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当然,所谓大历史解读,并不是满足于几条干巴巴的“规律”解说,或满足于粗疏的、高头讲章式的史实陈述。其实,历史从来都充满了偶然性、传奇性、非理性,其中个人性格情感因素以及特定情势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起到的作用,真是微妙而巨大。好的历史陈述,不能漏掉这无数富于戏剧性的血肉丰盈的细节。据该书叙述,自与塔塔儿部族和大金朝廷纷纷起来后,以合不勒为可汗的蒙古族联盟和英雄的属民们就陷入了仇恨相报的历史泥潭。从此,仇恨像个无处不在的幽灵,遍布蒙古高原的平原与高地,充斥在大漠南北的空气与心灵中。一年又一年,仇恨生仇恨,杀戮继续着,战争继续着。后来,身处塔塔儿部族和大金朝廷夹击之下的蒙古族部落渐渐败下来,并一步步走向败落的深渊。

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作品”评论



蒙古族作家白雪林的小说集《一匹蒙古马的感动》选了作者近年的7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无论对现实的关注,还是对往事的追忆,都贯穿着蒙古族的自然观。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些小说浸润着蒙古民族和谐而阔大的生命观。这种自然观或说生命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与动物没有尊卑贵贱,故而应该一视同仁,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马、牛、狗、羊以及狼等草原动物比人更加具有生命的尊严,更贴近自然的本性。

在《霍林河歌谣》中,作者写了三代母牛的故事,特别感人的是其中两代母牛与诺日玛生死相依的情感。小说最为动人的还是人与动物之间相互学习的过程,写得真是动人。比如,为了帮助小母牛查干伊娜克服胆小的毛病,诺日玛接连三个夜晚陪她经受寒冷、恐惧与不眠;为了让查干伊娜的女儿小牛犊吃上母亲的奶水,诺日玛纵情沉醉地唱着蒙古长调,直至查干伊娜的心在歌声中变得柔软,流出了眼泪。这种和谐阔大的生命观,也体现在

巴尔虎草原之歌

何向阳

草原的工匠,一个是有个女儿的、能干善良的草原女人,他们相互爱恋了20年,却一直没有婚姻,这一切都是因达瓦的自由个性造成的。然而诺日玛在达瓦老病之时,果敢地将这位男子接回家治病,而达瓦知道自己已无药可医之时,为了尽早结束痛苦,也为了不拖累心爱的女人,更为了生的尊严,达瓦竟吞下自杀。女人的无私与男人的高贵,在小说里并不是通过高声呐喊讲出的。相反,作者沉静地写着这一切,因为这一切作为人的品质,之于草原人而言,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日常生活,我以为在这部书中,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散落在7部中篇小说中,它们的存在,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草原、认识草原伦理,提供了丰富的

于草原的工匠,一个是有个女儿的、能干善良的草原女人,他们相互爱恋了20年,却一直没有婚姻,这一切都是因达瓦的自由个性造成的。然而诺日玛在达瓦老病之时,果敢地将这位男子接回家治病,而达瓦知道自己已无药可医之时,为了尽早结束痛苦,也为了不拖累心爱的女人,更为了生的尊严,达瓦竟吞下自杀。女人的无私与男人的高贵,在小说里并不是通过高声呐喊讲出的。相反,作者沉静地写着这一切,因为这一切作为人的品质,之于草原人而言,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到日常生活,我以为在这部书中,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散落在7部中篇小说中,它们的存在,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草原、认识草原伦理,提供了丰富的

行走者的长吟

叶梅

多年前,我就听肖亦农说过,他要创作一部反映毛乌素沙漠巨大变迁的长篇报告文学。那天,肖亦农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他要走遍毛乌素沙漠的山山水水,寻找远去的大沙漠。“你们知道吗?毛乌素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肖亦农说到这里时,声音有些哽咽。我想,老肖这次是动了真情。

我曾读到过肖亦农创作的《人间神话——鄂尔多斯》《涅瓦河上》《第五十位是民工》和“金色的弯弓”系列中篇小说等作品。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鄂尔多斯高原无垠的沙漠与这个男人纠缠了几十年,他的青春汗水全部倾注在这浩浩无垠的大沙漠中,守望沙漠就像守望他的生命一样。是毛乌素沙漠的渐行渐远,在肖亦农的心中溅起了层层涟漪,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是鄂尔多斯人伟大的生态实践和生态恢复,引得他热泪滚滚。他对鄂尔多斯不但有着深厚的情感,更有着一个作家对他相守了40多年的土地的殷切期望和绿色担当。

于是,肖亦农一头扎进了毛乌素沙漠之中,开始了他的毛乌素绿色传奇之旅。他拖着那条老寒腿在毛乌素沙漠里跋涉采风,用了近3年的时间走遍了毛乌素的沙地、沙梁,深入到种草植树的治沙现场,行程越万里。2011年春,内蒙古实施草原文学精品工程,为入选的每部作品聘请了北京的一些指导老师,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也在其中,我被聘为这部作品的指导老师。这让我深感惭愧,但肖亦农十分谦虚,很快就发来了他近两万字的创作大纲,一看都是硬打硬的干货。但同时觉得事件和人物太多,需要梳理提炼,我建议他抓住最能打动人的事件深入挖掘。

肖亦农3年的深入采访给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抓住毛乌素一隅,并融入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行走中把人物事件串了起来。他多方听取意见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便一头扎进毛乌素沙漠的无定河边,开始了艰苦的写作。秋高气爽的时节,一摞沉甸甸的稿子呈现在我们面前,刚看几页就被吸引住了,他那带着浓烈情感、带着温暖和希望的写作将我们带入了毛乌素沙漠的往昔今生,其文学品位之高超出了我对以往报告文学作品的认知和想象。

肖亦农是一个富有思考的人。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如何在发展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也是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关注的问题。鄂尔多斯和乌审旗人民的实践,在辽阔的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前瞻性。《毛乌素绿色传奇》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毛乌素沙漠的消失正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绿色传奇。肖亦农在他的作品中提出,让工业化思维进入生态领域,生态领域才会产生质的革命。

有专家称《毛乌素绿色传奇》是一次振臂高呼式的写作,表达了作者对工业化进入生态领域的热情讴歌。在这部著作中让人看到的不仅是激情、文学,还有科学。肖亦农抓住了毛乌素沙漠的现代灵魂。肖亦农在作品中写到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也写到了它所蕴藏的丰富文化,让读者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血脉。

肖亦农用西部人打深井的小型对待作品。初稿完成之后,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又在毛乌素沙漠附近主持了方法的研讨会,到会的评论家、科学家,甚至治沙人针对他的初稿展开了批评讨论。肖亦农听取了这些意见之后,又闷头苦改了两个月,才终于将稿子交付给出版社。带着墨香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面世不久就得到学界的好评,文字圆润、明丽、跳跃、灵动而又激情四射。非常巧合的是,这部书写毛乌素沙漠奇迹的报告文学出版同时,另一件与此相关的事件正在进行,中国的毛乌素治沙经验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得以介绍,受到了世界的肯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组织的官员认为,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是中国人民做出了“让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并提出将在世界范围内给予推广和借鉴。

这正是肖亦农创作《毛乌素绿色传奇》时的初衷和热切盼望的未来。在他用心血浇灌的文学书写里,再现了他多年的生命体验和时代思考,阐释了一个世界性话题,生动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坚韧执著的民族精神。这部作品获得了许多普通读者及专家的热议和好评,并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毛乌素的传奇从肖亦农的笔下走入了全国广大读者的心灵。

为生命而咏叹的歌谣

宋生贵

白雪林是一位感觉敏锐、富有才情的作家,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论,堪称高手。集于《一匹蒙古马的感动》中共收入了7部中篇小说。读完之后,形成的第一个完整而突出的感受就是:这是一组来自草原的动人歌谣”。概而言之,《成长》可谓是一曲告别少年纯情的挽歌,《霍林河歌谣》与《巴尔虎情感》可称是一组关于草原上的自然生态、传统习性与人文情怀的恋歌,《一匹蒙古马的感动》堪为一首人与马相互感动、灵性互生的赞歌,而《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则可以说是传统寻踪与原始生命冲动交织呈现的变奏曲。

对生命及生命中灵性的关注,是这些作品共同具有的特点。作者直面草原的现实,关注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并把想象力扩展到万物有灵是整个草原大地,以探寻那生命中的隐喻,并试图向生命的源头走去。如《霍林河歌谣》,小说开头写主人公诺日玛出于怜惜与“救它一命”的想法,从老母给达瓦那里把那头将要被旧主人卖到屠宰场的白底红花的老母牛买回家,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莫日根(聪明的意思)。在诺日玛的精心照料下,莫日根健壮了许多,还生下了小牛查干伊娜(白姑娘的意思)。而在小说的结尾,写“从诺日玛死后的这一天,查干伊娜就再也吃不上

西,也不喝水,每天就在坟前,在那土里寻找着,后来它的体力已消耗殆尽,就悄无声息地趴在那座坟旁边。”“它现在把手上所有的劲儿都耗尽了,也叫不出来了,只有眼泪在默默地流淌。查干伊娜死了。”这是个凄然的故事,近乎一个寓言,让人读来感动又感叹。

《成长》也是一篇尤其引人深思的作品。少年哈达是草原上的孩子,他曾经为草原的美景着迷;他曾看着8月里打草的场面欢欣,他觉得“那时男人、女人、孩子们和牛羊都是最美的”;他曾与比他大两岁的同伴吉木斯姐姐两小无猜,纯情相待。后来,在劳动的磨砺中,“他觉得自己要时间长大,长高了,长壮实了”。特别是经历了周围人们对他与吉木斯的关系怀有淫猥之心的猜测,并因此扒掉他的裤子,他因受辱而持刀报复这件事后,他变了。过去那个天真无邪、满眼纯净的哈达不见了。“他长大了,一夜零半天,他走完了他全部的15年。而在他一夜之间长大的同时,他又觉得失去了许多东西。”小说触及到生命中一个尴尬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痛处。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成长,但在长高、长大的同时,则已失去了生命中一些可贵的、美好的东西;在世俗而喧扰的境遇中成长,可以渐渐懂得生计及得失判断中的应对,但却丢失了像草原一样

自然烂漫的天趣。或许,“成长”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再看《一匹蒙古马的感动》。这部作品从故事架构的表层来看,似乎并不新鲜,因为在关于草原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写马或人和马的故事的,一直以来都有。而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感动”上——人与马相互感动——尤其突出人对马的感动。而且那“感动”的过程与细节描写,在作者的笔花妙手下扣人心弦,让人读来同样是感动唏嘘。蒙古马查黑勒干在全旗那达慕大会赛马比赛中,拼尽全身的力量而奔跑,那情景令人心悬与慨叹。查黑勒干的表现感动了整个那达慕大会上的人,感动了科尔沁草原。而查黑勒干的力量是哈萨尔等用爱所赋予的——人性美的力量,通过富有灵性的马得以表现。

白雪林擅长写自己感觉中的东西,擅长写场景氛围。如《巴尔虎情感》中写老猎人斯布勒带着小孙子打猎的情景,《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写哑巴桑杰率霍林河草原上最后一支勒勒车队到乌珠穆沁拉盐的往返沿途经历,都有很强的感染力,会自然而然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白雪林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感觉,是伴以自己的深刻体认与思考的,特别是在生命情调与人性张扬方面。

但我认为,集子中的《到呼和浩特挣钱去》与《烟圈中的巴尔虎草原》这两篇小说并不太精彩。前者存在的突出问题编故事的痕迹较重,缺乏作者的真实情感。后者给我的感觉是题目与框架较大,但内在的东西却比较单薄,人物不够生动与饱满。

写不完的乡愁,唱不罢的浩歌

徐忠志

优秀的诗作,是时代的折光,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外灼,是诗人崭新的审美发现和价值判断,它包蕴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因此,对于诗意的任何方式的追寻都是可求而难遇的,而“一首完美的诗,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读蒙古族诗人白涛的诗,我欣赏到了感情、思想、文字恰切相融所呈现出的诗意之美,感受到了文学才华、精神境界、历史感悟相相相生所绽放的艺术光芒。他的诗以蓝天、白云、草原、牧歌、奶酒、敖包、苍鹰、骏马为主体意象,深刻地表达了对蒙古民族文化源流、历史变迁、性格特质、精神命脉和现实生活的理解,生动表现了蒙古民族的英雄气质和浪漫情怀,引领读者与他们一起聆听历史前进的脚步声,共同欣赏今天内蒙古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传统蒙古族抒情诗歌不同的是,白涛注重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注重诗歌对生命展示的深度,在娴熟处理复杂的现代经验的同时,为蒙古族诗歌提供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

阅读诗集《长调与短歌——一个当代蒙古人的草原诗想》,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诗意表达中。他诗中营造的五彩斑斓的意象群落,让从未到过草原的人怀着喜悦,凝视洋溢蒙古族风情的时代画卷;让到过草原的人怀着眷恋,重温在那里曾经感受到的独特文化神韵。鹰和马是白涛诗中经常出现意象,表达着作者对游牧民族先祖的礼赞:“一只鹰投影于大地/一匹马投影于天空/天空多么辽远/大地多么辽远/可以软佩的祖先或的祖宗/只骑着马儿便走遍了世界。”(《从一只鹰开始》)这是一种真实而难得的民族意识与情感自觉,在时间里绵延,在心灵深处定位。

“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语)诗人在创作中会有意无意将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精神追求融入到诗作中,使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色

彩。纵观《长调与短歌》中的作品,能感知白涛的诗是来自灵魂本真的呼喊,源于他个体遭遇及精神层面的追求与理想。他对所处的境遇没有怨愤,没有迷茫,他的感伤来自对民族文化、族群命运和草原精神传统的认识和孤岛的坚守。他在诗中写到:“和曾经的先人一样/双脚扎在家乡的草原/心胸远大,目光坚强”(《萨拉乌素源流》);“我的孩子将带给予孙们/以巨大的生命/那必定是马蹄敲击大地/与百灵搏击天空的和声”(《一匹马和它对大地的亲吻》)。这种清醒镇定、热血悲壮的声音来自具有史诗精神的蒙古男儿的心腔,如此豪迈、掷地有声。诗人还精准地捕捉到了蒙古人在今天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之改变而产生的心理变化、思想伤痛、现实无奈。比如:“一捧黄沙/一阵清风/足以还乡”(《一个蒙古人和他的河流之旅》)是含泪的微笑,勾起读者感同身受的无限乡愁,让离乡远行的人不禁随诗人一起抬头遥望那故乡的云天……纵观白涛的作品,不难发现诗歌既是他精神生命的外化形式,也是他不断提升自己、审视自己的精神良药。

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人类的生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是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制高点。把诗歌写作当成对自我灵魂的审视、拷问、净化与拯救生命,是生命至纯至真的境界,也是诗人对诗歌最高层次追求和面向永恒的诗歌宣言。看得出来,白涛正在向这样的目标进阶,努力用诗歌来拷问灵魂。如果说对已是成熟诗人的白涛还有更高期望的话,我很想让他给自己自如顺畅的创作设置些障碍和难度,或者说,我希望在他的诗中不仅读到独立性、精神性、批判性,还要读到彻骨的疼痛,那是“我们被时间抛弃,又被亲人们拒绝”的痛,是面对面坐着还想着你的痛,其间沁入心脾的该是对蒙古民族文化、族群命运、草原精神的深切思考和撼心绝唱。